右編補

右編補卷之十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眙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肋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禦邊

宋張齊賢上真宗疏

宋真宗咸平四年張齊賢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幷吞言事者以臣

所慮為大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刼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猶𣪟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池清遠軍番欲陷没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

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射殺邊患謂
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刼析逋遊龍鉢等盡在
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
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
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亾厮鐸督
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

宋張方平上平戎十策表

仁宗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及表曰臣某言
臣於景祐元年以茂材異等對詔策陛下擢臣祕書
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

詔策陛下擢臣祕書省著作佐郎夫士感知己猶許以死況陛下自臨御已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臣再濫揀拔等比三人而已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鄙上之虞其可悠悠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涉獵至于成敗得失尤用心探討畧能言其梗槩至于國論大體時務細故叅詳措置使臣間議其中臣潛自量亦未敢在諸生後是陛下再選臣于大問之下臣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邊吏出車遣使煩煩旰昃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

纓闕下思效愚者之慮輙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畧至于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爲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伏惟陛下神機天畧固無遺筭萬機之暇清閒之餘少迴日月之光一登衡石之末以臣策不甚迂疎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確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録實封附遞上進于黷天威臣無任戰汗殞越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竊料戎心之蓄叛謀有日矣國家自藝祖剗除五代之弊始大一統立太平之基太宗真宗休養生息仁澤覆露文德綏遠戎狄侵軼驅逐出疆謹備邊而已未嘗耀威靈勤遠畧深入虜地以恢封境也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

在興州中都山若因鄉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渭此還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銳儻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爲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亟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沮懼數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師奄下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

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扼益壁專爲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徹警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爲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揆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餘三十年矣自漢氏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

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親睦也在內外雖我睦險爲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爲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以來受恩于國至于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雎虧廢貢職藩臣阻命法當制討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遽興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我爲之寬宥待之

如初誠元昊不稟訓辭居然愎扈違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夫之強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勑守將蕩除鯨鯢如此則我於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與閒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隣伐叛兩有辭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巳者也昔吳爲三軍而病

楚隋以易戍而幾陳多方誤之用此筴也今緣邊城壘綿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鬨出討掠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於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候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磧地無水草賫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為多方之誤而取專

勝之攻矣

以夷狄攻夷狄

邈川大首領唃厮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爲仇怨今諸戎能爲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爲馭戎夷之道不惟賞利懐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用常所賜賚恐未足以致其力儻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凢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

可及者使自攻取之爲出偏師趨要害爲之掎角是今邈川自爲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强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曰不然今量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羌有貪利之心且爲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兹亦多筭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實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亾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曰鳥窮則

豕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藉亦患起於甚微變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內矣伏願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材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爲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侵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路以弭

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斃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爲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州之圍成敗之由其事可見淮西之師中外疑阻以用裴度爲宣慰使度纔至師諸將各圖立功惟恐在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子儀光弼皆在非無名將也以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爲觀軍

容使故相覩望卒以潰歸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爲路人矣臣伏覩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爲元帥及節度大使而藩帥但授副元帥節度副大使及長史行軍司馬亦或命宰臣遥領節度及副元帥者今自陜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襃漢之北滎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爲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陜西處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

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畧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鎮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爲沃野千里而無凶年

自漢唐之盛此爲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爲臨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邊儲軍資供須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之餉百姓至挼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達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

占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於池榭磯磑以故亾天府之利貽天下之害故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于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敝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糜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

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冗之費欺侵之獘精爲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賔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爲急也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於汴渠比來重借民力久不開濬毎歲霜寒水落沉沙塡淤遂至渠底高淤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籍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郎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于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

限唐憲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戟焚芻廩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人窺伺潛有決鑿汙瀦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絕我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障益望擇勤幹吏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讎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舉元昊之

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護戎人不義闢利必動則彭寵喪元於家奴苻生殞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右禦戎十策伏念臣齷齪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區壯志頗涉孫吳之書豈達權謀徒得糟粕頃開元昊飽飛朝廷備禦雖蜂蟻屯聚犬羊躑躅仰惟聖慮未怠憂軫臣身紆郡紱神馳塞垣不得一至軍前圖上方畧輒此遂度或裨萬分天地容覆日月照被蠢蠕微動各得盡情臣之芻蕘伏望採納

范仲淹西戎攻守二策疏

宋仁宗慶曆元年范仲淹又收知慶州上攻守二策疏曰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絶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憂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頻遠饋久

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回赴闕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

來雖嘗攻取無招降之恩据守之誅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除官軍外蕃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殲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如舊城以險而增脩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無其土役昨奉朝旨令脩緣邊城寨臣以兵方舊事將係官閑雜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顧夫錢散與助工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俞然情願諸寨並以畢工俟城寨堅牢當留土

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今爲麟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今爲東頭供奉官柔遠寨都巡檢使必嚴其戒日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六十里西南去柔遠寨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寨五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爲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决身死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臣王逵王一遇王文張宗武譚嘉震王守恩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張信張忠郭遠張懷寶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閻美張環李緯楊麟劉兼濟張繼勳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繼經

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鄜府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

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穩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絶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冒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繒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絶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

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
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
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
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
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
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
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
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
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
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于官人樂其勤

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少田處許番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酬獎或量給與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夷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

民不勝其酷至於書間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
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
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必
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令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
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
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
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
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
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
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

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

范仲淹陝西河北攻守疏　四河北備策

五年仲淹爲參知政事奏陝西河北攻守疏一和策二陝西守策三陝西攻策四河北備策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强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

幽燕遂陷爲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

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非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用兵若干及三路互

制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
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
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
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
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
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邊
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
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
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
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

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强兵制勝之本矣六脩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騎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激

我欲以大河爲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客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

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緜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容爲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决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富弼河北守禦十三策疏

宋仁宗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三策疏曰臣伏以北虜自古爲中國患黄帝時謂之獯鬻周時謂之玁狁秦時謂之胡漢時謂之匈奴唐時

謂之契丹其名雖異其實則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財貨寒無溫麗之服饑無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之事飭兵之獲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於是見中國之盛萬物之富愛而不可得學而不可及貪惏之性復有逾武則不得不爲邊鄙侵掠之患也然爲患深淺係其强弱亦係中國盛衰焉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逐出漠北或費兵力而臣畜之或從權宜而亢禮之伏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日比之蚉蝱毆之而已復

有日接以禮讓羈縻不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暱其心自古謀謨之臣運籌畫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者亦惟此數科而已國家初得天下震耀威武太祖待北虜若一族舜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因親征之勵虜勢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于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没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懽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遣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爲失

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濶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爲憂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有奏敵中事宜則猶曰探候之人妄報所以希賞固未嘗聽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則尚曰夷狄之人無禮是非興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謾赫佯爲包容其實偷安不肯爲國家忩私任責畫久長之遠經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

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窮困未有勝筭又至慶曆二年契丹覘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黃不知爲計不免益以金帛且苟一時之安此二邊所以敢然者蓋國家向來輕敵怠戰不爲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爲患卒未寧息西乏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安享重幣交戰則必敗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擒縱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爲邊患有何後悔而長守懽盟渝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則彼二虜所圖又甚大矣臣故曰二虜爲患卒未

寧息臣上之所陳西北形勢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後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立中國家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爲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我當以中國勍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古之夷狄待二虜邪前既輕敵妄戰不爲預備致二虜結禍爲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爲無事二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

金帛可啗而盟詛可約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令韓琦范仲淹專管西事命臣專管北事臣才識無取濫膺擢任退自循省何以塞責然敢不强勉夙夜揣摩今輙得守策凡六事禦策凡七事謹具如左

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曰右臣伏念行年五十有六素自衰怯不達人宜內治一郡習刀筆簿領計校米鹽與俗吏爭課最以報萬分不意陛下過聽乃使守邊居真定不半年徙定武任過所能早夜震惶然常聞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

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揺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狠態猘心不能無動今舐齶垂涎欲肆齧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搏深趙邢洺咋脆摧虛血吻婪婪無有患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爲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而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歆絶樂鬬莫若賞重而罰嚴欲賊嚴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強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湯壕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糧返以陝西河東爲先

河北爲後非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寡能略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莞衽上行故曰謀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克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鬬然聚霍然去雲奔飇馳掠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强弩巨梃長槍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遮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颷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

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躰也勢不可離今判爲二恐謀之未詳自先帝爲一道師專而師不分故定揕其胷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其顯顯有害者屯寨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爲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無苟且意策之上也惟陛下與中書樞密院當安慮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

之殆矣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契丹之惰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增步兵及入穀分兵隸裨將等諸條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封上至擇善將多蓄財乞委樞密院三司條具以聞臣一諸生弗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亟報也恐議淺迂脫有司疑詰更乞付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

宋祁進御狄論表

至和二年祁又進禦狄論表曰臣以皇祐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皆兼本路安撫部署兩司此河北極選賢士大夫日夜所望立功名者也臣其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不肖少服儒業幸得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弗稱遂用外遷不謂尊號皇帝陛下擢自疎冗付以劇使俾專一面護諸將貴重體雄日靡皇寧出入三年無毫髮之報竊以持兵擁甲野戰乘城皆非臣所能勉加體力早衰年向六一謀不逮遠識不先事姑奉陛下經武之略赧然汗發于背然所至詢疆場事所以制賊大畧目見耳聞

非得歎端輒次爲禦戎論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弗泥於古從權宜也直取今日利害决爲可行也不足示後時異則計有所不用也伏以中書樞密院皆忠力大臣謨謀閎深奉承聖筭明燭萬里敵無遁情臣今所上乃廊廟殘計策牘弃語猶敢冒昧上陳者欲明邊臣思不出職亦上佐朝聽芻蕘千慮之冀也干冒宸覽臣無任愧羞戰栗之至其論謹附表投獻以聞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爲陛下守中山直契丹西鄙天下精兵處

賊敢引弓南面射最先薄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重將臨統子今出入三年頗知賊情僞乎臣應曰太守本諸生朝廷不知其愚使護諸屯未嘗履軍陷陣又無横縱之辯王霸之術烏能論賊乎雖然傳曰知彼知己太守誠不肖粗能舉其凡客曰願子無讓請以今事言之竊聞西羌與北虜解仇申約復爲甥舅信乎臣曰契丹使一介叩朝廷言夏人臣順事驅馬羊納有司果信矣然則兩賊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擾二邊奈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平也契丹地大兵衆而猥羌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羌弗獲已而

合以精抗猾虜何敢安受其臣哉且虜酋與羌兒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虜主僅自脫北築威武金蕭等城跨河而守者五年矣訖無尺寸功是虜窮於侵而羌倦守矣故卑辭厚幣以休兵甲之勞羌非眞畏虜原本欠子女罷金錢多故思隙而連和以軋吾境鈔刼係纍各飽其私安得不合臣曰不然如客所謂玆易與耳國家歲棄金帛五十萬與北狄以五萬與西羌彼有背盟爲不臣者我幣五十五萬固不出境若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携之彼必以中國合還兵而抗虜虜失西援且狼狽不敢前我又陰許還北

虜三十萬與之平則二賊之仇結不解矣狄之怨必嫁于西羌西羌之怒且銜于北朝廷安覩其利以虛饋操二國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元昊以來勢始張國褊而兵寡離與合恐不足爲重輕對曰不然元昊善用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鄙未嘗少衂焉雖挾勝而不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旣父子戕死而諸酋扶孀嫗抱嬰鷇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守舊君法無違德南抗中國東支契丹養馬按兵自如四隣不敢侵國中有年無疾疫死亾意者天假之幸是且將與烏得不爲重輕哉

篇之二

客曰子謂契丹與古孰強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今其衰也歟客曰彼并無奚黑水高麗達靼新羅數十國薄海而東南包燕薊肥腴之地孳養腥臊戕戮林林重穢北荒與中國爭長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之何云衰耶臣曰客詑其表不責其裏請爲客道所聞虜主懦庸其弟悍剽好戰本許傳國故盡以奚契丹兵屬之虜主有子且長更爲王以燕薊華人屬之然其弟常右番甲漢數請犯中國子常佐漢鄙狄願與中國和又寡老嫗在焉故虜主依違不能有所決

華人之輔政者皆附主與子番長之當國者附其弟是此虜一軀裂爲二支禍難待時作耳有如君長一日狗馬病狠弟卽位愛子能相下爲君臣乎能爲君臣無疑忌乎華番大臣能合而不限乎幸而寡婦未死肯捨其子而助其孫乎內不能定必大誅殺安得不亂亂必有黨黨必爭爭未必能有國也彼高麗達靼等苦爲契丹屬久矣誅求無時調發無度一日契丹亂彼將蝟毛而奮自王其國且何恃而强又和戎以來虜人習見朝廷袍笏之美百官之富肴果饋醪炙瀹甘珍衣服器褻薰澤光鮮皆委氊毳厭血食解

辯禠裘慕為華風時時道詩書語𥡴𦈢儒者禮樂等
事爭貨𦈢綃纖縑之麗𥡴茗辛馥之奇以相夸尚此
賈誼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語
班固詆以為疎子何據之臣曰然誼於治體深故其
言與其事久而効固俗儒也見誼不為文帝用使以
誼為空言固則陋矣且自古戎狄所以强中國者隨
水草無常居耐霜雪以鞍馬為家此其勝邑居城郭
也射狐鹿兎麞飲其血服其皮脯肉而粺之此其勝
耕斂困廩也喜相聚怒相殺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
即誅凡召發傳一箭哄然皆集此其勝文檄簿領也

生能挽弓傳矢帶刀劍孺妻弱子皆習熟此其勝嘗伍教督也不知道德仁義制度文物君臣並肱而踞情一而志通此其勝禮文親疏嫌疑等差也今則不然反殺而强仁反戰而崇和弃腥羶甘饔熟美衣食酣聲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喪矣是耳目腹心壞而不復完徒操虛强以摇中國太守知其無能爲也

篇之三

客曰景德契丹數寇河北我諸將謀必敗戰必走何耶虜既貫勝由是鼓而前破五六城突魏闕澶踐跐

無所畏子識所以然乎臣曰識之中國失虎北之隘自幽而南地如衽席然何承矩始畜陂障建屯田塍而畦之限賊馳突然東不盡海西薄常山數百里輒止外無所阸故賊常掃穹廬而來厲壯馬走平地以大衆加中國其時也馬適肥士適飽人人貪抄劫之利氣適無前我諸將常迎其銳薄之又以寡抗衆故虜常勝吾常負失所以制賊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其氣弱而後戰臣曰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必有貴臣監軍貴臣見賊至不課彼已強弱不待便利促其將使鬬鬬而敗閉壘不敢出矣然後賊以數萬騎

綴廣信安肅二軍嬰保州則定武僅能自守賊精兵
獵瀛冀犯深趙瀛冀自不支其穿西山而出者繞鎮
右行鎮兵雖急戰不能禁其入由是躒邢躪洺而睥
睨澶魏矣客曰策安出臣曰在擇將以閫外事付之
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脅於中上不見狃於下
值隙而後攻逢利而後爲可而奮不可而止避其銳
閒其墮邀其歸厭其所不能無促以功則功易成無
必其期則戰易勝此亦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衍而申
之臣曰虜人之來因糧於漢聞景德時大賊固營不
動而游騎四出發窖實略馬牛係老弱劫樵採旦而

出夕而內之軍中仰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不出一卒以乘其斃賊由是肆然燔室廬殘邑聚逮於講和河北爲空此一失也又詔書勑諸將逐賊無深入及境則止故賊勝則驅而進不勝則不畏追是時虜塞之人按堵而吾鄙不聊生矣此再失也夫戎虜安知道德仁義哉靦然其人面而狗腸也惟勁鏃遺胷長刀築脅乃怖耳當鈔騎之出我若以邊人邏士邀之或㢠其左或㢠其右蔽林伏埌掩所不防但令無所獲而走不過五日七日衆饑師老矣以吾飽乘賊饑何攻不破何擊不北耶賊之入塞掠吾老弱畜產

若干我伺其便以五六月虜馬瘦弓弛勒偏將出塞虜其部族牛羊亦若干相當輒止虜所恃以爲富者特幽薊耳彼能殘我河北吾一支病也我能殘其幽薊彼一軀廢也若是則虜懲艾計較必不敢輕入而爲寇矣漢武帝使衛青霍去病深入壘闕斬匈奴首級最凡十四萬而已北虜遂衰此驗在前可覆也故曰不殺不怖不傷不刈不得其當不止此上術也客曰太守計雖審然與嚴尤班固之說戾而不合何哉尤之言曰周秦漢三家征匈奴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又言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固之言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臣對曰尤固皆中人俗儒不足與論天下計彼特得皮忩髓齧肢脆而未知雋腴也唐牛僧孺嘗詆尤以爲禦戎無上策秦爲無策非是世謂知言夫戎虜既日以禽獸畜之亞固所言是不可以道德仁義化也道德仁義不可化則無上策矣必以強武服之所謂武未有不殺而能威之以武秦漢是已然秦與漢自以他失爲後世譏病於討匈奴不爲無功尤盛贊宣王以及境則止爲明非也宣王與厲王之後

奮衰氣逐强敵威不能加於虜故及境而止詩人姑美其能中興不美不追賊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伐而克非道德可化章章矣故曰來則懲而御去則備而守殊可嗤惟必如其言是兵常在邊而弛甲無期矣故曰尤固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虜之來常因吾糧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獵吾民故堅壁挫之今日北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客比景德有加焉一日契丹送腰領其可以制賊乎對曰能捍賊未足以制賊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鎮定兵

不出賊猶敢負戎馬足直驅深入擣虛而奪人氣也
曰然則奈何曰虜中軍其大渠常自將我若使鎮定
兵從之與相上下吾常環車固壘出輕騎擾其側擊
其欽夜譟其營彼求戰不得攻不能下掠無所獲犬
衆老而懼吾因其懼而舉薄之無不勝矣前日虜人
犯定軍夾唐河以陣虜不能勝因捨定攻瀛破其外
郛又不能克乃直走澶淵是時定軍尚未出也由此
觀之吾失在不戰矣太守是以知今日邊臣專脩守
械不爲攻戰計未足以制賊也客曰然則今日樓櫓
城隍果勝於異時臣曰不然祖宗時有北復燕易意

故不專於守今者專於守故城益高塹益深勢自當然非今人工昔人拙也客曰今日朝廷分河北為四路可以經制乎對曰甚善無事時訓師徒撫風俗便事之宜治葺保鄣督官吏能否鼎峙而立其效過異時遠甚一日軍興猶須即河北安撫為大使統而一之乃可責功又鎮定不可裂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為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臂指之勢輕重相權誰不曰宜

滄州東薄海南倚濱　斜視淄青北與虜接其間漢虜弃地各數百里土鹹舄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雲不可居也至冬萑葦際天茭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

其戍列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障蓄水接海
又黃河限其南是以議者超然不以滄州爲劇地自
河決橫壟商湖游波紆浸貝丘盪末靜環海而北破
乾寧恣肆妄流以入于海凡游塞下陂水數百里皆
爲平地則濵　淄青失河之險未有以恃也我未有
恃則啓戎心故賊不可不虞也是宜權建滄州爲一
道以扞東吾伐賊之謀然止十年計河若用道滄可
廢矣客曰塘水之險可恃乎吾聞議者或謂不然對
曰塘水東西袤六百里其闊百里或五十里夏溢冬
氷淺不可載舟深不可亂而濟足以挫虜騎突怒省

亭堡之防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語塘之利者不列其害謂害者不該其利是以聽之似可用質之似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昔之畜水爲塘其制曰若干地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尺相錯如繡是謂深不可度馬淺不可載舟也後人怠向時之制惟因霖潦時漲而廣之故壞民良田無有涯極而議者詆無涯之害因怠設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曰形鎮定皆西倚山水泉悉輸東北其地西高東下若建瓴於霤然昔之爲塘必掘而浚之所以留水也今若案舊法爲塘之限闊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隄

而限之亦足制北虜之入爲中國十二又得良田還與民則利害曉然判矣客曰可爲無窮利乎曰百年計耳水潦自高而注者必歲淤而月厭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爲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北虜負其衆中國常爲之屈將天運乎亦人謀有未至耶臣曰儒者不可捨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爾祖宗事太守不及知直以慶曆時驗之北虜乘西鄙方擾裒其衆首鼠叩境作謗言求關南十縣時議臣倉卒直以十縣歲賦才二十萬爲對故歲益金

幣二十萬與之因欲塞求地之請虜由是得自大謂不遺鏃鈌刄而成功妄爲醜言夸示其下由是縣官用度益急矣殊不知與賊二十萬則其地故其有也彼且緣爲辭曰吾不取賦而還吾縣即是朝廷植今日之禍根取他年之亂實已失吾財又亾吾地尚謂國有謀乎故曰有未至焉客曰不然是時不許其求則戰我兵未合必爲賊乘故爲一切之權必亂其謀子何昧焉對曰等爲之權不如直以百萬賂之使罷兵既不爲無窮之饋又使他年絕旁緣之辭不猶愈乎客曰犬戎得朝廷之賜充足其欲然常以虛計揺

邊何耶答曰契丹君臣合謀以爲取二十萬于我爲無名謂我且嘗謄以圖其國刷耻取償焉是以歲閱馬料衆治橋路郵舍以自張大示將狼貪無厭者外又挾漢爲重制服諸戎太守固知虛矯而實衰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對曰莫如自治所謂思患而預防者也今朝廷英俊林立豈謂無人但莫適任患故功不立糧可廣入也而便糴曰改法下不信則塞下之倉庾空財可預積也而有司靳以用之吝而不出則塞下之帑庫空馬可孳養也議者吟阿月推月引苟安其任終不肯盡力則塞下之牧廐空不止三空又

有五可誚騎軍多馬少三分其人馬才居一土既不可爲步是畜無用之兵一可誚河決澶滑橫流不制壞陂障破曹渠失國所恃以爲防者又破滄州歲費七十萬朝廷玩之不爲塞二可誚舉河北義勇且三十萬著令歲一大習盡一月止用古一時講武之義而州縣避事或歲未稔民且困卽罷之又惜數萬碩之糜歲爲此言雖有教閱者不爲部伍行陣如小兒戲卽止又流亾物故皆不補十耗三四自謂便民民之便國之不便也三可誚緣邊守將輕授而重任之重任而輕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教無

狀而歷任累其年一日警急是輩巽懦奔走敗軍損國者也若廼公忠材猶嶄然風采士不肯衮衮雷同欲卓爾自立時或有之但一失意於銜命小臣則飛奏朋毀使內不能自明上有以爲惑一紙詔移他路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者去四可謂近年議邊臣公用錢尤急計校出入剖粒析毫監司督察急爲威峻至於探候間諜無財貨募召皆不能入賊境比蕭德吳湛等告西人之和足及槀街尚未得其奉使意此殆所責小所失大五可謂故曰三空宜早實五請宜速除居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每得虜人一好言

便釋然高枕至邊戍奏請𡚒復報下得一妄詰焦心不終日晉切邊臣宣勑紛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以狙詐爲本凡不足示人以有餘强示人以弱兵家常策也景德時北虜窮兵深入冡突澶淵先時令王繼忠累表乞和兵益急表益來會伏弩射殺賊將虜母大懼因遂講好先帝不窮其姧而與之盟此已驗之效也故得賊好言可聽而不可怠得賊悉言可防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有素矣

篇之六

客曰虜常籍諸戎兵席卷來寇故河朔之勢不支予

何以禦之苟如子之策可决勝乎對曰大衆不足憚也其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不振諸酋長且士崩雖衆何賴焉夫鎮定在河朔兵第一令使悉衆從賊中軍與相進退令瀛魏軍當酋長縱奇兵擊鈔騎河南列屯營謹守澶淵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賊必饑饑必求戰我畜鋭不發以羸畜弱卒嘗之待其爭而釁則整師犯之無不敗衆塗地矣然中國不用兵五十年軍有所未習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習知委曲則士心後而樂鬭矣士見所得財珍馬羊皆自取也所上首級厚賞也死事者䘏其後奔怯者

無衆寡必戮罰信而賞明則士氣銳將謀果人心定
不止禦自來之賊可北圖燕薊矣夫燕薊契丹恃以
爲强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幽州聖謀深矣故
不復慮北契丹不可臣客曰子言太高恐不爲時所
信且陛下爲四海屈已斤銀幣五十萬爲年賜使者
賀正月慶誕日廷勞答貺又十餘萬西夏亦十餘萬
大底直百萬歲弃之二番安天下元元德至厚也予
欲輕動干戈爲國生事非策之宜對曰唯唯太守所
云非謂欲朝廷舉兵討也直因其來寇而豫爲討耳
賊之南牧必先犯鎭定邢趙瀛魏以地平饒易民富

有易擾而多獲也所在發掘鈔略終無顧巢窟意夫賊留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矣若令輕騎挾半月糧出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襲幽燕洽戰舠數千載半歲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縱諜者告賊能安然不畏乎比賊之還吾輕騎戰舠歸矣故彼歸我出我出彼歸不數年賊山川險要無不究則彼自保不暇矣朝廷又出寶貨募使者走間道賂新羅達覩黑水等諸戎以諜士隨說之許以重爵割地與之平使叛契丹彼不從必露言於賊賊且內相疑若聽吾命賊困失援矣此皆伐謀紓難可先計而後用者也

答曰或言契丹歲得銀幣五十萬庫積充滿安肯自爲送死計彼之來不過略河北數十州國無五十萬之獲賊雖愚肯捨安受之賄與朝廷决不可必之勝也予試策之此言是乎非耶答曰今者虜君臣皆不肯殆若是矣彼其臣爲主謀曰宋所輸珍寶君皆自得之今若縱兵鈔略所得財皆散於下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賞然則違盟而戰下得所欲上喪所蓄君但有勝負之虞將何事焉太守策之此北虜所以遷延自安未肯作反計昭昭矣

篇之七

客詰曰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軍
脩樓櫓濬壕隍畜糧增馬勒部伍無日不討於兵何
不自安對曰客言非也兵家有云無恃敵不攻恃吾
所不可攻也賊雖未叛吾備何得弛乎常治所以待
亂也不虞是其可虞也前所謂虜主孱其子長也而
弟又凶德一日虜主狗馬疾弟與子必爭其位爭而
勢分有弱有强强者與我爲敵則弱者求吾爲助許
之强者怒不許弱者必致讐于我賊習知邊鄙怯懦
漢地富有故攻所易攻以自長雄不可不爲之備又
其弟得國必恣狂悖先剽刼于邊左右素不慊者將

妄誅夷雖不保終要能爲疆埸患朝廷尤須以兵鎮撫所謂亂也慶曆時虜主將叛乞師於諸戎皆以兵從之約曰所獲人畜財貨皆自取衆胡喜日夜馳且南向會與虜和各罷歸衆胡皆恚曰欺我使來因大掠幽薊間數十縣去契丹不能禁也今虜主再遣王綱約諸國借師皆曰又欲如前欺我乎不肯出兵故去年八月遣使叩塞告與西夏絕正言甘而禮厚以反謀未成爲詭計誅朝廷之北虜耳異時能得諸戎兵即又尋隙責言肆其沓貪此謂可虞也故太守欲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常備不虞奚待可虞也又況歲

出背百萬尚賜二虜此寧無窮乎子孫計耶水旱疾疫古今代有假如萬分一中國遭三年之水旱數千里疾疫南方治課不登而上取無涯之財塡沙幕之北是自困天下者也天下窮則厚取於民厚取於民則怨怨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彼將乘吾之困民之怨責吾所輸恚氣直辭歸曲於我此不謂倒太阿假賊以柄乎太守聞異時縣官歲與銀皆還入漢邊相貿易官得什六歲益三四則略足自慶曆後虜禁止銀不得復入邊州且十年此欲困中國非一日計也自和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

所得銀幣凡七千百萬矣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有如他日戯復壓境又欲如慶曆時增歲入之物與之盟乎故莫若先自治待其來勤兵因以威武示之如前所陳者我威一立與之盟則固與之惠則悅而易臣有所賜與不過二三十萬則天下之財不至乏吾之後世而易遵焉

呂陶上慮邊疏

宋哲宗初殿中侍御史呂陶上慮邊五疏其五曰自周而下戎狄之勢稍稍抗於中國而朝廷時有遣將用師之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擬議者在詩則有采

薇出車杕杜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類分别二雅而詠歌之至于齊桓以大國之資起爲盟主而衛王室其於戎狄最號有功雖春秋實予而孔子稱其一正天下大槩皆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不以四夷爲難制漢氏初與大亂甫定羌戎之患屢起故其計議雜出於一時之不得已而以和親爲說於是中國四夷之分始交而失其别及乎積久而國家旦夕常有夷狄之憂是以才謀智識之士探窮原本而務爲經遠之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日輙犯於中國其思慮精密而規模恢廣雖時

異事變亦可倣而用焉夫欲特設一官以主蠻夷之事使吾日理而彼日危然後施三表五餌而係其頸令千家爲一國而處之塞外此賈誼之術也夫欲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無係虜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矣此鼂錯之議也夫欲度羌虜故田及民所未墾願罷兵分屯要害賦以農事益積畜省大費以待寇之自斃此趙充國之計也夫欲令隴西以北定安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得輸粟於公以贖其過且廣邊備而爲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今二

虜之釁中國以爲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埸之謀日勞於吾君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委廢而不暇脩講則孰若特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廣詢博聽竭其智力而辦之哉此賈誼之術可施於今日也三邊之地嚴於扞敵一夕不敢怠備而土兵無幾聚四方兇悍不逞之徒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之中而督以殄寇則孰若募近塞願徙之民及以罪而遷者一切寬假而命之久安於彼以爲禦衛哉此晁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則四海有饋餉之勞歲括月歛竭耗民力以養不耕不戰之卒而

不可已則孰若募人爲屯以墾塞下之閒田而助足兵食之利哉此趙充國之計可施於今日也不惜國家之公利召富商入穀而給之倍價以王官易民之錢刀假浮屠法以度非類而爲饋邊之備則孰若貸民之輕罪而命之以粟贖過且有紓於急阸哉此張敞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竊惟方今之敝蓋危而後爲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皆苟於一時之利而不若古人經營之久以圖其功於永世故也惟吾君吾相深思極慮參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設則四子之策孰云無補於朝廷乎勿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

而不之考也

李綱上言高宗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以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兵可用者謂大衆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蹔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

聖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位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其理也爲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脩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

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脩軍政吾已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决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

幸察

葉夢得論防江利害劄子

宋高宗紹興八年葉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又論防江利害劄子奏曰臣聞兵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伐不仁孰敢與爲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貴盡用其勇者是無必勝之道也故堯舜伐有苗而至于三成王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雖終至於克服殄滅然其初猶有待而後成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見黠屢敗

盟罪惡已盈天地所不能庇覆鬼神所不能容忍陛下謙慎寬慈包藏涵養之久至使溢而自覆玩而自焚今猖獗以來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據兀朮親敗亾而去諸將偏師所指捷奏交上是誠滅亾送死之日也秋期已至我所可勝者雖其理甚明然犬羊姦詐用意不測其爲必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誤蒙聖恩總帥一道留鑰所寄王室是賴敢不思効其竊惟今日之計不過有三其大日過河次日戍淮又次日保江日者既命四大帥以三京兩河招撫措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沮撓我師分道並進直抵京師

追逐過河遂定故疆何往不可若猶恃其蜂蟻之屯濟師於國竊據京師閉關旅拒乍出乍沒我不可盡闕吾民則諸帥分屯淮上徐觀其釁我既未敢直前彼亦未敢遽下者必且戍淮若昏迷不悟尚懷衝突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未可遽與爭鋒則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為之所者必且保江過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江此勢所不得已在我未為失策也至於保江則盡矣江若不必守則後何以繼乎天生巨險所以限南北非河與淮之比曹操之强孫權首敗之赤壁其後權徙治秣陵操復

連年再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挑戰卒不敢發徹軍而還及其子丕遣曹休張遼等併軍同下權遣呂範等以舟師拒之三年丕出唐陵望而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乃退後魏拓跋珪南侵止於瓜步淮上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乎惟是漢末劉繇守曲阿畏懦無能故爲孫策乘之長驅奄有三吳與近歲杜充陰懷異志擁衆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爾竊嘗考之吳所以能禦曹丕宋所以能禦拓跋珪者無他術焉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

江乘築圍作薄落土施假樓浮之江中使魏人遥望知畏者權之策也盡戶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瀕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者宋之策也則知險不能自固古之爲守者初無奇秘不可及之事我之人力勝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則我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間而已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朝廷已付之將帥而長江守禦參古驗今使州縣協力講脩其職預爲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敢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興作但措置

有定議控扼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忽遠近知所恃而不敢怠正使賊即掃蕩猶足外爲聲援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無逃吾之術內則吾拱手以待其斃可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曹丕既退孫權以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夫以丕不敢犯爲得計而以丕不見便爲可虞此孫權之所知也而況於今日乎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畧約束案籍具在臣已撿會擇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例別具奏陳而迂疏之見淺陋之誠復以冒達天

聽伏惟聖慈貸其萬死少加採擇

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直龍圖閣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曰臣伏覩建康古號帝都非獨取其形勢之勝而已蓋大江天險可以限隔虜騎戰不足而守有餘也自六朝以來歷年數百雖元魏北齊之强竊據中原橫行天下而不能加兵窺境者豈其力不足哉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紀陟使魏晉文王問吳之戍備道里甚遠難爲堅固陟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不過數四猶

人雖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耳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以天時不如地利今濁河長淮已入敵境所恃者獨大江耳若又不守專主避狄之謀可謂無策矣陛下駐蹕會稽江浙今爲根本之地進足以戰退可以守者莫如建康臣不敢遠及上流姑以耳目所經江南所當守者言之自建康至姑熟凡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下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岸斗絶水勢湍悍難施舟楫爲今之計若莫須責於諸隘屯兵積

粟分命將吏使各總地分調發傍近鄉夫使州縣各自部轄併力守禦多埋鹿角廣置砲架遇有警急强弓勁弩矢石俱發出奇以撓其議堅守以老其衆勢逸之勢我得勝筭矣如此事勢尚有可圖者臣愚伏望聖慈更下臣章付三省密院大臣參稽衆議或以爲可行乞精選大使那移將兵就建康屯駐據險守要衛護王室經畧淮楚庶幾緩急之際不至仰貽君父之憂人心固而士氣振矣實天下幸甚

張守論防秋利害劄子

殿中侍御史張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曰臣準本

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巳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覩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賊至官吏遁逃則賊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荊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殘破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未[illegible][illegible]亦難矣今日

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托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賊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於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於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於蘄黄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

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阻大江之險而能却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强弱衆寡益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可謂强矣晉令謝玄兵纔八萬乃絶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賊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距苻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荆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强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於赤壁而勝之今使賊由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

況狄人長技唯是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於上流擊爲至計若盧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盡而渡江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遞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

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
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
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賊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
遣將帥或不戰而遠返於中途或無功而徘徊於他
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
極於曾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
最爲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
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
已前號令不明失於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効自今
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

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

翟汝文條具虜退利害狀

高宗時參知政事同提舉脩政局翟汝文應詔條具虜退利害狀曰臣正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遞到詔書一道令臣條具虜退利害以聞臣伏見皇帝陛下駿發德音咨訪群臣憤金賊之狂狡悼中原之頻覆使羣臣各效計策又恐臣愚不得盡言也復詔之曰君臣之間期於無隱豈非悔東隅之已失念覆車之嘗戒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顧臣敢無辭而對

謹狀死上三策恭惟朝廷巳事之失無遠畧無定論無腹心三者國之大事其餘不足陳也臣聞自古夷狄之亂未有如今日之酷昔西晉之亂元帝建都江左復興晋時雖苻堅石勒數雄之强不能睥睨以守長江設險之固用一時人物之傑故能保有疆土傳祚累世自金人渡江飲馬以至于海蹂躪中國肆意所欲乘輿遠狩越在裔土雖西晋戎狄之禍不至於此唐安史相繼爲亂其禍亦云極矣故元至德收復兩都不二年間相繼底定自建炎於今九年矣頓師南方卑濕之域唯恐深入遠引之未至陵夷以至今

日雖唐安史之亂不至於此每歲防秋則相顧先擾諜避狄之地至春事定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此將相誤國之罪臣故曰無遠畧謂是也其次曰無定論臣聞古之爲國者必先有立國之規模御世者必先有役一世之術秦人欲并六國則悉國人趨於耕戰秦人非耕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是故國以富强卒并諸侯且非獨秦也勾踐之取吳隋文帝之取陳必勝之計已定料敵之謀已審以次而行之自建炎以來天下日苦於兵生人塗炭而朝廷無一定之論禦戎無堅决之策乞盟於猾虜者冠蓋相望已甚

屈辱矣而裹糧坐甲兵未嘗得釋養兵數十萬竭民力以供億可謂困矣而每歲講和兵未嘗出戰攻守之計紛然未決事之珠玉曾不得免臣故曰無定論謂是也又其次曰無腹心臣聞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主腹心之臣相與朝夕論議圖事揆策如出一心如左右手昔晉武帝平吳舉朝以為不可唯張華羊祜杜預贊成其計夫舉天下不可而不能易三人之可則所謀與所聽審也唐憲宗伐淮蔡舉朝以為不可而憲宗所恃以裴度武宗伐澤潞舉朝以為不可而武宗所恃以李德裕朝廷苟有腹心謀慮之臣人

主恃以爲國天下恃以不恐自兵興以來陛下之所
取計者誰也所任事誰也所與朝夕進見而納謀者
誰也前此非不委任將相矣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
衆同喜如斯而已臣聞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
難必欲爲天下得人此前世之君所以日夜焦心勞
思而求也今群臣泛泛如河中之水則陛下孰與圖
今日之事乎臣故曰無腹心謂是也陛下誠能選任
大臣責以恢復柄用能將隨所指顧誰敢不力合天
下英豪之智力以誅腥臊島夷之小醜豈其難哉伏
讀詔語虜勢既屈潛師遯逃念兹郤敵之功圖爲善

後之計臣愚以此知陛下未嘗一日忘經畧也向非陛下赫然獨斷親出總戎指授諸將控扼江表則虜人徑卷甲渡江如往歲久矣此上天助順而宗社之福也然臣聞今者虜騎之退以國主之亡非諸將力戰而勝虜騎折北而逃也向使虜主不亡使劉豫尚山東之粟以轉輸賊壘敵人濟師驅犬羊之衆以分守淮甸百姓之財屬於賦斂力已窮矣諸將之兵久於暴露師已老矣欲進不能何後之善哉此臣之所甚懼而憂也臣料今日之廷臣必因賊虜自退而諱言誅討因詔旨詢訪而爭言用兵夫善後之計莫急

於兵將財三者先有一定之論必然之畫付之得人而後可爲也臣愚不識忌諱謹昧死上封事惟陛下省察

蔡戡乞脩江陵府城奏

孝宗時蔡戡乞脩江陵府城上奏曰臣竊謂南北既分荆州最爲重鎮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曹操平荆州於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脩舡舫遣書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及周瑜鎮江陵於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權

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蹴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嘗以荆州資劉備而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為之墜筆備果藉以取蜀遂成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粤自鑾輿南渡以來號為衿喉之地陛下聖謨神畧經理淮漢規圖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帷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右數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為江陵之蔽譬之人焉襄陽手足也江陵衿喉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為一身之衛若執其手足則衿喉何恃扼其衿喉則腹心危矣今襄陽有城可守有糧可資有

郡中可用然戍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間道可以直趨江陵虜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取江陵襄陽之戍既不能分兵而為之援又不得乘間而擣其虛僅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壁頹圮戍兵寡弱將何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困不攻而自破也江陵失利吳蜀斷而為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堂之建瓴水豈不殆哉蓋自辛巳北虜敗盟逆亮狂悖視長江猶衿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遣偏師劉蕚以十萬衆耀兵江漢以疑為師初無意於荊襄荊襄遠於兩淮輦運難於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即易舍遠而就近

今既不利於兩淮矣豈無謀臣策士為之畫計而攻圖此不可不憂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為今日之計莫若脩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隨郢之險增戍扼險不過移東實西裒多益寡在陛下一顧盻之頃耳雖江陵之城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蓋畧脩則無益守禦大脩則不免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苟有利於國有補於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為悠久之圖小費

而大利暫勞而永逸亦何憚而不爲乎臣嘗討之從
木取於山塼灰取於陶工役取於軍費可省半不過
糜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
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
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
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干州縣
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
木塼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
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闊狹與夫防守之具
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荊襄二城巋然相望

足以壯上游形勝之地絕敵人窺伺之心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愒日循常守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苟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嗟及矣臣冒貢狂言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人廢言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憂國之至

辛棄疾論江淮疏

孝宗時辛棄疾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上疏曰臣竊惟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阻江爲險然江之爲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

者然則兩淮形勢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仰惟陛下elif
意邊防規恢遠畧沉幾先物慮無遺策然臣偶有管
見慮之甚熟誠恐有補萬一唯陛下寛聽蓋兩淮緜
地千里勢如張弓若虜騎南來東趨楊楚西走和廬
苟吾兵無以斷隔其中則彼東西往來其路徑直如
走弦上蕩然無慮若吾兵斷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
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勢窮
力蹙之際復由淮北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路迂遠懸
隔千里勢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爲二其敗可立而
待古之爲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

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於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爲首而淮西爲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瓦梁堰爲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來蓋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萬扼定遠縣負清流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當之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爲最

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況今虜人之勢一犯吾境其所以忌我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北之民必亂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間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揚於東城廬城和於西金湯屹然所以爲守者具矣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勢禁可以截然分斷虜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爲三大鎭擇沈鷙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寬其纒壘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鎭緩急之

際虜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淮泗以撓之虜攻淮西中鎮救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淮泗以撓之虜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北以撓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鎮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撓之此蘇秦教六國之所以爲守而秦人聞之所以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也比之紛紛紜紜自戰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採乞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鎮去處措置施行

陸游上孝宗奏

孝宗時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心然之理惟默觀陰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眇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朝廷內無權家世臣外無強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虜虜禽獸也譎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天何故寬猛之相繼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

巳之寇寇而敗亾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邉陲晏然抱鼓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畧相若矣不知此虜終守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惟制之以力刼之以威則粗能少定今力憊勢衂有亂而巳其亂不起於骨肉相殘則起於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姦雄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虜酋之政以悅其國人且何爲哉雖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懦以爲安不知通和巳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而謂

衣裘爲不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事時觀之事事常若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脩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讐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斂兵保江凛然更以宗社爲憂耶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陳於陛下者惟懼不盡而不知狂愚之爲大罪也

吳昌裔上理宗奏

宋理宗時監察御史吳昌裔上奏曰準御史臺牒輪當十二月一日視朝轉對有已見下項事須至奏聞者

一臣比以一介孤愚待罪分察每於時政空臆盡言旁忤宰臣幾負大譴尚賴聖恩天廣曲賜存全疊拜命卿又兼史事自知無以稱塞屬當轉對其敢隱情措巳而有愧於初心哉臣聞天之所以職覆君之所以司牧不過曰仁而已天之仁在於與民物以為生君之仁在於承天心之所生故好生惡殺三代之所以得人心也大兵

大獄漢唐之所以殄國脉也洪惟本朝以仁立
國其得天下也不妄殺一不辜其謹刑獄也不
誤入一有罪其懐遠人以恩不加以悔慢不恭
之誅其體近臣以禮不坐以曖昧不明之過漢
以王恢首邊釁兵連不解者踰三十年而本朝
謀臣務存大體不曰澶淵卻敵之後十九年不
言兵則曰陛下卽位之初二十年不可道用兵
不曰首兵必有其禍則曰用兵不是好事蓋恐
干戈一啟有貽根本之憂唐以林甫陷善良羅
織被罪者幾數百家而本朝議論務從忠厚不

以女奴之僞書而誣正人不以奏邸之傲歌而綱名士不以詠檜之詩而終棄奇才不以與甲之語而深罪舊弼蓋恐刑獄一興有以開荆棘之路此皆列聖仁厚之德大臣深遠之慮所以培護元氣而祈天永命於無疆也不幸其間小人相繼用事以深入之說而啟兵端以陰中之術而造黨禍然仁聖相傳神武不殺未嘗一喧其姦謀故熙河之師王韶實倡之而當宁歎息深咎廷臣之不言涇原之衆李憲實繼之而中使奏聞乃痛邊民之疲敝河湟之復朝廷初無

堅央堅央之謀而童貫造釁師敗者數十萬人燕雲之取聖訓嘗有全師之戒而蔡京首謀兵潰者五十萬衆是階厲者之罪也而何足以傷祖宗之仁華亭之獄安石之子雱為之會上察其誣而事遂寢同文之鞫蔡確之子渭為之會事無其證而計不行元祐之籍等定者三百九人天示其威而碑仆不立矣趙汾之案根連者五十三家天奪其魄而欵具不書矣是孰譏者之過也而何足以累祖宗之聖上天有祚我宋之心祖宗無咈人心之事故雖王室屢經多難而國

勢安若泰山蓋其所以貽謀者至深且長也陛下蹈規祖武祗事天明小心抑畏惟恐傷乎民生盛德溫恭惟恐咈乎物論咨儒臣以講學未嘗不盡下之情導諫臣以敢言未嘗有拒人之色中更大化庶事厲精思欲取濁亂之政習而一新之天下翕然莫不有升平之望矣獨惟宰揆非人不能仰承聖意方其始也輕躁寡謀而首興京洛之師及其久也猜忌深中而陰造縉紳之謗佳兵之禍至于甲卒喪亡膏血沾潰有目者所得而見也而中傷士夫之穽則猶隱而

不彰征調之苦至于室家離散哭聲流傳有耳者所得而聞也而傾陷善類之咎則幾發而幸免若非陛下翻然感悟洞燭其非則大兵之後又將醞成衣冠之禍矣夫有司失一死罪責尚不輕今以無罪而驅民於兵凡不附巳者誅中以危法安知朝夕雷雨之異非其處心積慮之慘有以上干至和乎邇者德音一播丁寧罪巳而三邊莫不屬心廷制一揚會發拜罷而多士爲之吐氣所謂兵獄三事皆自卿發之者今巳昭昭暴白於天下矣然而仁足以回震霆之

怒而不能以華夷狄之偏心明足以開積滯之陰而未能以釋中外之疑慮豈可不求其故乎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不殺羔小善備我真宗推之至於家人足聿成景德和平之風不踐螻蟻微事爾我哲宗推之至於役滅刑清坐𨍏元祐安靜之福今陛下有悔過之大德有洗冤之盛心盍不以其隱之於中者而推之廢政百度耶由是而體行葦之厚以篤兄弟之戚援棠棣之雅以懷死喪之威則親親之仁也由是而復胎養之令以培元良之本立

內學之教以選宗藩之英則紉紉之仁也召用衆正勿以好名之嫌而絶爲善之路則徵賢之仁也優容言者勿以約閙之說而杜敢諫之門則好善之仁也舊㚈宿慝茝夷蘊㷀勿使是殖是長則惡惡之仁也僑户流民還定安集毋使靡室靡家則愛人之仁也念一覺悟而天下無冤民心一惻怛而萬物皆生意則陛下之仁實與天地同其大彼以暴吾以仁彼以嗜殺吾以好生雖草地窮漠之夷亦不能干中國正朔之所在矣先儒程頤有曰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

草木蕃支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惟願陛下

善推而力行之臣不勝拳拳

夷狄

晉江統徙戎論

晉惠帝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山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
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强則
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
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
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
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
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
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
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
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

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
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
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與姜
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
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
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
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
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
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

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亾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没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

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得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

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
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
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
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
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
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
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
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
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
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

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
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
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
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
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古今郎
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
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
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
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

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欵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

壯降散僉離歇进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糧
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
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
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
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
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迫其死
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故可遐遷
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
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
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遺敵

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

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

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亾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德施末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唐太宗詔羣臣議突厥降唐區處

唐太宗貞觀四年突厥旣亾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附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破亾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散

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爲之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故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讐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强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此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爲

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至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小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昔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

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
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長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
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爲漢藩翰終于一
代不有叛逆太宗竟從其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
化長四州都督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
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
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
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
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爲乙
彌泥孰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

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又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五代晉桑維翰上高祖疏

晉高祖天福六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黨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爲虜所淩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爲書遺朝貴云已勒兵必

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
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
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
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
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
牛馬蕃息國無天灾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
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絶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
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
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鎭定之地無復遺民
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
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
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畀遜謂之屈辱殊
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
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
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則必有成
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
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
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宋張齊賢上太宗奏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左拾遺張齊賢上奏曰臣竊
惟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
新平屯兵尚衆幽薊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
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
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
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
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
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
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
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

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

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所聞多以纎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

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上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勝在術爾

張方平上仁宗劄子

仁宗慶曆元年方平知諫院請因郊禮肆赦招懷西賊劄子曰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於圓丘西戎貢職不至始發釁端次年春遂搆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燄益盛

令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輸輓供給天下
為之勞斃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問自
邊來者詢賊中事蓋今羌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
草射獵為生皆待耕穫而食賊每點集資糧器用人
自為備須歲年為計乃能一大舉雖破城寨不能有
我寸土也而又絶其俸賜禁其關市賊中尺布直錢
三數百邊防守禦備繕完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
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由自通誠款
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無名事亦難舉儻因今來郊
禮覃慶之時特開曠蕩之恩示以綏懷之意或特降

一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畧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爲度含生之類罔不亭育況朔方靈武河西三郡聲教所曁莫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廷眷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爲本蕃推戴緣其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至興兵使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今親郊上帝盛禮告成慶賜大行因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甚傷之今後夏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得遏絕或有願通於朝廷之意即令邊臣受而上聞且泛告邊臣以謹守封畧罔或生事令榜而揭諸塞

上或邊臣之有威望者遣單使以朝旨往爲開諭足彰陛下德義之厚無損朝廷威重之體且賊妄自尊大於巢窟中久矣至者固宜以鳥獸畜之豈足與之辨名器等威之分哉賊若有悔禍之心稱藩納貢陛下優爲封爵名號以服擾之出府庫之餘以歲時勞餌之使天下知陛下深識遠慮爲生靈計至於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況一賊歟若賊悍然自恃凶愎不移亦足以驕怠彼心激怒我衆邊臣必曰天子之恩意如此賊無華心我不可以不奮身而爲國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以賊之不

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久戍也今賊無華心吾屬不可以不效命鬬戰矣自邊之人至於天下之民必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賦役煩擾吾人之困勞今賊無華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曰天子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苟不思焉是驅我於鋒刃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怒彼怨賊有自焚之勢則成敗有所分矣今議者聞臣之說必難臣曰賊自入寇無不赴何困之有今雖招懷之徒示國之弱賊肯華心乎臣請對曰昔遷賊之爲邊患也號爲驍悍有謀畧者陷朔方靈武國

家喪地且千里而其衆亦大弊爾時繼遷雖不爲六
合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
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
聽故德明欵附畢世不渝今賊非遷比也不幸自其
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爲寇
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
尋應疲潰矣今朝廷處畫邊事守遏益固將卒用命
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殘其衆姑使來無所掠獲卽賊
自窮蹙今先開其歸路以爲後圖縱賊未懷與國何
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欵戎心可保乎卽有其實邊

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澶淵虜主始遣使議通和好俄又其統軍撻覽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戎心徹警備而謂繼好至今之堅乎在朝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且千萬用師以來係纍殺戮幾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爲利征戎爲害蓋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召二府大臣試詳此議儻蒙採聽則生民之福實所繫賴臣不勝區區之懇

宋昭論女眞疏

宋宣和四年童貫蔡攸等師旣行卽降旨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廷臣皆無一言獨朝散郎宋昭論女真決先敗盟上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尤有玁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爲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膻之種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爲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

之議和爲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智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以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譟而前則自燕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卽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

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胄之士橐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向內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令天下不唯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

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兩朝之姦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切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

費皆出於推塲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推塲之法寖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推塲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鬭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旣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鬭死亾之士横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咸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者不唯北虜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

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巳易數世今則盡爲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覬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以迫蹙願與女真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强虜爲隣恐非中國之福徒爲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性剛狠善戰鬬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

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隣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脩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决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切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諛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承意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

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顔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令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膈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虜人云比因虜中亾失虜主深慮擾壤之時疆場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界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刼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切慮尚懷

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扞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高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輙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

增山嶽不厭之高爝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慽今者伏覩姦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越職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聽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

胡銓上高宗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
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
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
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
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
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
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
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

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
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
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决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
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
之梓宫决不可還太后决不可復淵聖决不可歸中
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
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閒關海道
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
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
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

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汹汹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亾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

日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巳自可
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葢畏天下議
巳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
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夫
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袵之區而爲衣裳之會
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裕而爲左袵之鄉則
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
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
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
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

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賛大政徒取
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海耶臣竊謂
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
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覊留虜使
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
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胡銓上孝宗疏

宋孝宗隆興二年胡銓上疏曰臣聞讀商書伊尹作
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也其初曰皇天眷
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其中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惟和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終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說者謂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臣謹案是篇言一字凡九蓋明人主德與心不可二三何則二三則方寸亂矣竊嘗譬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泰山之溜可以達石一與不一故也側行之蟲無爪牙之利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蟹六跬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顓與不顓故也一則顓二三則不顓此必至之

理也顯則成不顯則敗亦必至之理也大凡人之立
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以其用志不分顓且一也至
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志分故也陛下初登寶
位以剛健之資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嘗語臣朕决
不與虜和一日侍從之臣同班上殿龔頤等首啓和
議之請陛下面折之曰卿等不知主辱臣死之義乎
喑嗚流涕頤等羞縮而退臣是時親聆玉音服膺索
息知陛下真撥亂興衰之主是年冬臣被旨措置海
道以禦虜寇纔閲而和議之使已在道矣和議
旣講犬羊無厭之欲難塞日務求釁或蕩搖我邊鄙

或憑陵我城邑和雖在口禍實藏心陛下見幾於未奔況之先慨然有恢復之志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曰吾君果撥亂興衰之主也然臣竊有疑焉何也以和議之使未絶而恢復之言日彰也夫和議未絶則吾歲幣之害無時弭也恢復之言日彰則彼講和之議必不堅也然而陛下持兩端之說無一定之論儻陛下謀主者豈不曰姑與之和而徐圖恢復之計乎臣竊以爲大不然也夫不費歲幣姑與之和議猶不可況衰民膏血以爲歲幣而和議不堅是無益也和而無益是舉生靈之膏血委之溝壑也而忍乎難臣

者則曰安知和議之不堅曰召公戒成王以祈天威
湯誥萬方曰請命祈請二字乃人主所以尊敬天命
也陛下爲陵寢遣使以祈請爲名是尊之敬之與天
等也彼乃謂我妄有僥求夫以尊之敬之爲妄則和
議之不堅彰彰矣議者必曰彼強我弱彼衆我寡彼
實我虛彼大我小彼盛我羸吾安得不出其下吾又
安得計校生靈之膏血也哉臣又以爲不然臣聞秦
以傑顛徐由邈綿可以強弱論乎紂臣億萬周十三
千可以衆寡論乎隋洛口倉唐貲以輿可以虛實論
乎魯雞不期蜀雞不支可以大小論乎尫羸致壽盛

[illegible]存亡可以羸壯論乎然則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爾苟能自治彼又何足畏耶臣雖惷愚竊謂陛下有高世之行九醜虜有取滅之理三是我能自治而彼不能也請索言之臣聞陛下愛敬盡於事親高世之行一也友于兄弟二也九族以睦三也平章百姓四也任賢勿貳五也克勤于邦六也克儉于家七也樂善不倦八也惠鮮鰥寡九也醜虜虐用其民取滅之理一也阻兵安忍二也惡直醜正三也以彼取滅之理當吾高世之行已不戰而勝矣臣謂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者此也然則焉用以民膏血委溝壑之爲

快哉臣願陛下一德一心憲天服民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臣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惟聖神少加意焉

真德秀上寧宗奏

宋寧宗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奏曰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亾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刼制上下非有懽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况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亾者

一方阿骨打黏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濵茹毛飲血雲合烏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靼小夷欻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甚今之女真即昔之亾遼而今之達靼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亾困沮之勢旣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亾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亾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决防不可遏止至罔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亾

首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
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
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貽危而臣復
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
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亾方陛下更化之初和
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
夫聘覲交馳遠巳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
此虜遂亾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
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
貴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

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
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
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
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之衰適中國之利
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䟦氏河
南之礬顧反爲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
人之盛衰惟當討吾政之脩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
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
斥候精明使匈奴盛疆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
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

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
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求人之敝以徼幸萬一
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爲漢宣之所爲則虜之
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
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
勿以懲羹之故而謂讐恥可忘勿爲覬覦之謀而謂
幸安可恃脩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
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
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脩無日不討
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懾則乘機取

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

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終